

官方唯一原著小说

卷之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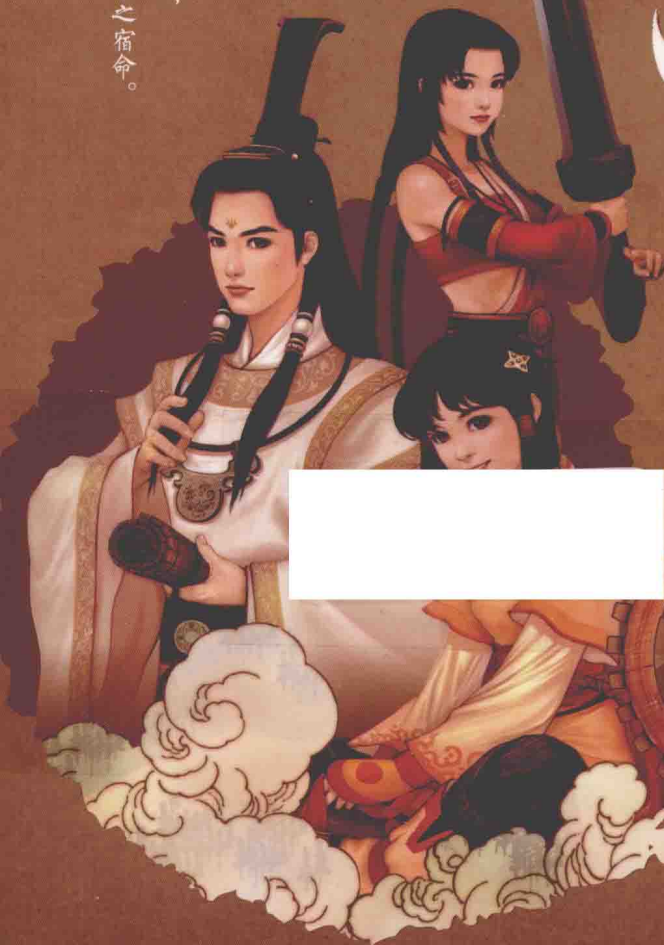
碎石◎著

外传

軒轅劍

上

一段消失在轮回中的历史，
一场交缠了千余年之宿命。
剑的传说，直到永恒！



軒轅劍
外傳
卷之三

碎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之涛：全2册 / 碎石 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492-3420-2

I. ①苍… II. ①碎…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8958 号

©SOFTSTAR ENTERTAINMENT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BRAND NAMES AND PICTURES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原著授权：大宇资讯股份有限公司



轩辕剑外传·苍之涛 / 碎石 著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政编码：430010) |
| 出 品 | 漫娱文化
(湖北省武汉市积玉桥万达写字楼 11 号楼 19 层 邮政编码：430060) |
| 出 版 人 | 别道玉 |
| 选题策划 | 长江出版社青春动漫编辑室 |
| 市场发行 |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 E-mail | cjpub@vip.sina.com |
| 责任编辑 | 钟一丹 |
| 装帧设计 | 刘江南 |
| 印 刷 |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80mm×1255mm 1 / 32 |
| 印 张 | 15.75 |
| 字 数 | 36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3420-2 |
| 定 价 | 68.00 元 (全两册) |
-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新機軸

外傳
卷之三

上

目 录

第一章	0 0 7
第二章	0 2 1
第三章	0 3 3
第四章	0 4 5
第五章	0 5 9
第六章	0 7 3
第七章	0 8 5
第八章	1 0 1
第九章	1 1 9
第十章	1 3 5
第十一章	1 4 9
第十二章	1 6 5
第十三章	1 8 1
第十四章	1 9 5
第十五章	2 1 5
第十六章	2 3 5
第十七章	2 5 1





軒轅劍

外傳

卷之三

碎石 著

上卷



还未到下雪的季节，竟下起漫天大雪。
在雪停之前，天下的命运，将为我大秦掌握！

軒轅劍

外傳
卷之清

上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45

第五章

059

第六章

073

第七章

085

第八章

101

第九章

119

第十章

135

第十一章

149

第十二章

165

第十三章

181

第十四章

195

第十五章

215

第十六章

235

第十七章

251



第一章

白茫茫的天，白茫茫的大地……

一道红色的、蜿蜒的河流……

顶着狂风大雪，他们在艰难渡河……

箭，比漫天大雪还要多的箭矢倾泻下来……许多人倒下了……他们被扎得像刺猬一样的身体在血色的河流里沉沉浮浮，迤迤向南而去……

更多的人爬上河岸。他们只有单薄的衣衫，外面套着简陋的藤甲、木甲，握着长短不一的兵刃。身上流着血，脚下踏着冰。他们三三两两地集结在一起，相互扶持着站立。因为寒冷、受伤以及难以形容的恐惧，他们面色苍白，瑟瑟颤抖。

肥水在上游拐了个弯，水流反转回来时不停冲刷左岸，因此右岸是宽阔平坦的沙土，而这里的河岸却是狰狞的岩石，堆得高达数丈，如同人工建造的河堤。这些兵士所在的泥地，不过是冬季枯水而露出一段干涸河床。他们必须翻越面前的河堤，才算真正上岸。

河堤已是一个艰难的阻碍，但真正让人恐惧而至绝望的，是河堤上那延绵几十里的黑色铠甲组成的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长枪、戟、斧组成的森林，是数千面在大雪中招展的旌旗。狂风吹得旌旗猎猎呼啸，黑色旗帜正中那鲜红的“秦”字仿佛要蹦跳出来一般。

“奉——大秦皇帝陛下之命，前军不可移动！奉——大秦皇帝陛下之



命，前军不可移动！”

随着一连串的呼喊，数不清的白马从黑色铠甲海洋的最核心处奔出，沿着一道道笔直的道路飞驰，纵横穿越。为了保证把皇帝陛下的命令及时传到四十五万大军的每一个角落，使臣团多达四百余人，皆白衣白马，身背三色幡旗，在这黑漆漆的阵列中显得格外醒目。

“奉——皇帝陛下之命，左军飞豹队，向后移动半射之地！”

“奉——皇帝陛下之命，右军飞熊队、飞狐队向后移动一射之地！”

奉——皇帝陛下……”

“弓弩队，往前移动——保持阵型！篝火奴，点起篝火！保持队形！”

“长弓队，向左侧移动……”

一道道敕令发下，黑色铠甲的海洋仿佛泛起涟漪，军士们蠢蠢欲动，原本静寂的大地，开始响起兵刃相击之声、马的嘶叫声、士兵们的疑问声、军官的呵斥声……

站在河道里的士兵们默默看着河堤上的动静。他们既不敢向前，亦不能后退。大雪铺天盖地地落下，很快就在他们头顶、肩膀、兵刃上覆盖上厚厚一层。

一名千夫长回头朝泃水对岸望去，晋国士兵也正在集结，但即使加上还未赶到的征讨都督谢石的一万三千人长枪队、西中郎将桓伊大人的七千骑兵队、侍卫中郎将桓泽大人的五千内府藤甲队，他们的总兵力也不八万五千。面对着号称百万大军的秦军，获胜的机会实在是太小太小了……

如果真有希望，那只可能是他吧……

千夫长的目光刹那间穿过了黑灰色凝重的泃水，越过乱石嶙峋的河岸，越过在风雪中哆嗦着稀稀拉拉聚集的士兵们，越过那几座徒有其表的高高的塔楼，一直进入营地中央那座最大的帐篷，落在一张纤瘦却目光逼人的青年的脸上。

咚！

咚咚！

千夫长的心猛地一跳，只听头顶上方，秦军大阵中央，六十面犀牛皮

大鼓如炸雷一般响起来了……

砰砰！砰！

车芸猛地睁开眼，四周一切都在眼前高速旋转，过了半晌，才从天旋地转中清醒过来。她长长吁了口气。

多么熟悉的梦啊……曾经无数次梦到这大雪，这冰河，这旗帜……

还有大哥哥……

真是奇怪啊，无数次在梦中见到他，总是这般沉默，这般焦虑，一点也不像那时候的他……

砰砰砰！

声音震得车芸心口乱跳，仔细听却是有人敲门。敲门的人甚不耐烦，破烂的门板都要被敲散架了。车芸抓紧了破席，问：“谁？”

“奉国君之命！”门外的人吼道，“快他妈开门！”

国君？车芸呆了片刻，蓦地一个激灵：呀！是那件事！

车芸一翻身爬起，从床头拿过木甲假肢，往自己腿上套。施行刖刑已过了三年，木甲假肢也经过数次精心改造，车芸仍然不习惯木头那硬硬冷冷的感觉，每次都要踌躇良久。但今天不同，今天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过往的一切、将来的一切，都将展现在自己面前……

车芸飞也似套上假肢，跌跌撞撞地朝门扑去，身后角落里传来嘎吱吱的声音，车芸回头低声叫道：“嘘，云狐，别动，别出声！”

阴影里那团物事慢慢缩了回去。

车芸扑到门口，先定了定神，把散在额前的碎发理了理，这才从容拉开房门，强烈的阳光顿时刺得她眼睛生痛。一个声音吼道：“奉——国君之命！”

车芸跪倒在地，深深行礼，然后站起身。只见三个身着铠甲的武士雄赳赳站在面前。当先一名什长满脸横肉，眼睛朝上翻，下巴冲着车芸，哼道：

“尔可是车氏，名芸者？”

“是，小女子车芸。”





“前日便是你向国君请命，要求出城，前往车氏旧宅的？”

“是，正是小女子。”

“是你要搞弄什么……什么烂木头的？”

“那是木甲之术。”

什长朝屋里张望片刻，见里面东一堆木头西一堆绳索，除此之外实在没啥可拿，从鼻子里出来的气更加粗糙，哼道：“小小年纪，整日胡思乱想，折腾什么破烂。我劝你乖乖躲在城里是正经！”

车芸抗声道：“云狐才不是破烂，它是我爷爷用木甲术精心造出来的！云狐！”她回头唤道，“出来！”

角落里吱吱嘎嘎一阵响，随机又没了动静。什长哈哈大笑：“看？看什……”

“么”字尚未出口，蓦地风声大作，一物从角落里翻滚而出。那一瞬间，什长只看到仿佛电光闪动，自己连一根小指头都还未动弹，那物事夹杂着雷霆之怒已杀奔到眼前！

“云狐！”

嘎嘎嘎……那事物在门栏上一弹，极轻巧地落在车芸身后，全身舒展开来，竟是一只狐狸。什长背脊爆出一层冷汗，此刻才后退两步，叫道：“啊呀！是……是什么？”

光从门口射入，照亮了云狐。它由金丝木为四肢，以赤铜为骨，以玄铁为躯，以琥珀为目。虽是半蹲在地，但仿佛全身肌肉绷紧，随时可能跳起，以那赤金打造的爪牙撕破人的咽喉。它的木质皮肤用桐油来来回回刷了五六道，此刻阳光照耀下，竟似金铁一般闪闪发亮。

什长定了定神，虽然恼怒，但不知怎的，面对云狐心里发怯。他冷哼道：“木甲术？别忘了，当初就是因为你们祖父研究这些玩意儿，你们车氏全族才会被抄灭，你也被施以刖刑。”

车芸小脸涨得通红，假肢踩得地板咚咚作响，咬着牙道：“是北宫大夫陷害爷爷，说他研究的乃是不祥之物，国君才下令爷爷自尽，也是北宫大夫私自下令抄灭我家族的！北宫……”

“好了好了！”什长见身后十几个街坊围了上来，连忙打断她道，“劝你少说北宫大夫的不是，他老人家现在正总揽抵御外辱之事，责任重大，你小小女孩儿，知道什么是国家大事？你不是要铜令符？国君命我来告，念你年少轻狂愚昧无知，却也有那么一丁点儿忠义之心，已经准了，给你！”

“啊？”

“嗯？”什长已经掏出了铜令符，闻言皱起眉头，“尔有异议？”

“没有！”车芸霎时从狂怒变成狂喜，双手郑重地接过铜令符，连声道，“多谢国君！多谢、多谢！”

什长又打量云狐几眼：“你真要带着那破烂上战场？”

“云狐不是破烂！”车芸怒道，“它一个就抵得上十乘车驾呢！你们等着瞧吧！”

“哼，我可要提醒你，别以为上战场是平日的家家酒儿戏！”什长道，“晋国来势汹汹，晋侯乃当世霸主。当然了，我令狐国虽地偏国弱，可也不会束手就擒。尔小小年纪，岂可如此张狂？”

车芸先是瘪着嘴巴，怒气冲得额上的软毛儿一个劲地飞舞，可是过了片刻，她的神色重新变得从容沉静。她不卑不亢地向北行了一礼，说道：

“请转告国君，我车芸虽年仅豆蔻，也知道家国荣辱事大，个人恩怨事小。我定会在战场上证明给国君，给北宫大夫看的。”

“……”什长本还想再教训她几句，被这句话堵得说不出话。顿了片刻，挤出一句：“好自为之！”说完拂袖而去。

看着什长远去，车芸手扶着门框，四根纤细的指头咯咯咯、咯咯咯地轻轻敲打。忽然裙角被扯动，她一低头，正迎上云狐亮幽幽的目光。

车芸深吸口气。

她一路踢开木头、铜扣等物，来到屋后，从瓮里舀水洗脸。水冷得车芸打个寒颤，脑子更加清晰了。云狐脑袋转动，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车芸仿佛听懂了它的话，拍拍它的头，轻声道：“我不怕呢……我一定会为爷爷正名的。来吧！”

车芸抽出一支竹简，心中默念。嗖的一声，云狐的身躯化为无数彩色



光点，一缕缕、一束束地盘旋着，飞也似的钻入竹筒之中，须臾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车芸把竹筒贴身放好了，隔着衣服压了压，才跑出门去。

有了铜令符，车芸没费周折就出了北门。但见城门口上百名士卒正在一名百户长的指挥下清理河沟，在护城河对面埋设拦马桩。几十名工匠吆喝着把原本朽坏的城门拆下，换上嵌了铜钉的新门。城垛也正被重新修缮，城墙上上下下全是人。老旧的发石车正更换新的拉索，弓箭一堆堆地被搬上城楼，还有油膏、滚木钉、落石……

晋国即将大举入侵，厮杀在即，宗祀被灭，国将不国……这些在坊间巷道里流传的景象，突然间真实地出现在面前，车芸只觉得一颗心沉甸甸的，说不出什么感想。她加快步伐，转过城郭，上了通向桐木岭的道路。

当年车氏鼎盛时，这条路用黄土夯实，宽达两乘，是令狐国国都外最好的道路。随着车氏被族灭，两三年时间，道路便大半坍塌，剩下的被野草藤蔓覆盖，几乎辨认不出来。车芸拖着两条木腿，吃力地走了足有半个时辰，才爬到山腰。

远远望见车氏宗庙的屋檐露出林梢，车芸喘着气看了半晌，却掉头继续往山里走。穿过一片望不到边的翠绿的竹海，下了一道崎岖的陡坡，竹林间现出一座低矮破败的房子。车芸朝小屋跑去，一边喊道：“端木爷——端木爷爷！”

屋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咳嗽声，一个枯瘦的老头子出现在窗口。车芸一口气跑到窗边，叫道：“端木爷！”

“嗯……咳咳、咳咳咳！”

“端木爷！”车芸两眼放光，一叠声地叫道，“爷爷！”

“这几日你……跑哪里去了？”端木爷艰难地问，“外面乱得很，你……咳咳！”

“端木爷，你猜我去哪儿了？”

“唉，我哪里知道。”

“你猜嘛！”车芸手指头缠绕着垂在肩头的一缕头发，脑袋转来转去，“你就猜猜看嘛！”

端木爷摇摇头：“猜不到……如今端木爷老了，目力脚力都差了，再没法子像过去那样，成天满山沟地找你了……你……咳咳咳……你不当心怎么成……咳咳！”

车芸眼神黯淡了一下，随即继续求道：“端木爷，你就猜一下嘛，好不？”

端木爷道：“还用猜么？看你兴奋的样子，就知道……咳咳……一定是去找你那只云狐的木料了。早就告诉你，云狐玩玩就可以了，何必……咳咳……那么辛苦……”

车芸滴溜溜转了个圈，一脸傻笑：“呵呵，错了！”

端木爷两只混浊的眼睛睁得大了一些，说道：“只是找木头罢了，穿……穿新衣裳做什么？这是……咳咳咳……这不是预备着过年穿的么？”

车芸收起笑脸，手指头一点一点的：“所以说端木爷完全猜错了——猜错了！我啊，前天去宫门口求了一天，求见国君了！”

“求见……国君？”端木爷的脑袋歪得更厉害，一丝惊恐浮现在脸上。但他很快就把惊恐的神色隐去，叱道：“不要瞎说！不要以为你端木爷病昏了，就可以随便编个借口来骗端木爷……”

车芸掏出铜令符，郑重地递到端木爷眼前：“我才没有骗端木爷呢！”

“这是什么？”

“国君的铜令符！有了这个，我就可以自由返回我们老家去了呢！你瞧，”车芸把铜令符转来转去地看，“是真的呢！”

端木爷脸上的恐惧再次浮现，迟疑地道：“国君……竟会答应你的请求？”

车芸笑得两个眼睛眯成一条线，双手一拍：“是吧？所以你看，人家的本事够厉害吧？哈哈哈！端木爷有没有大大地吃一惊呢？”

端木爷第一次坐直了，靠在墙上，定定地望着窗外的竹林。竹林随风摇摆，发出空空的声音。过了半晌，他才打心底深处叹一口，低声道：“我至今……不明白，为何老爷要把木甲之术传授于你。不明白……为何要把这车氏家族的千斤重担……放在你的肩头……咳咳……老爷死得那么惨，难道他忍心让你……唉！”